

## 第五章 與生命共舞

生命的故事，是如此地精彩與多變，它的美麗、它的激情、它的哀愁都會在歲月的量尺上留下深深的刻記，記憶著過去、刻畫著未來。然而，這些無數的刻記就像是流入血液中的音符，在生命的樂章裡，一點一滴譜出深動人心的美妙旋律，讓置身在時間洪流中的人們，可以不斷地哼唱對生命的無限感動，而生命樂曲的旋律也將化作一種信念、一種力量，引領著人們前進而不迷失方向，讓人們在短暫而有限的歲月中，找出屬於自己人生的康莊大道，舞出屬於自己生命的動人故事。

過往經驗如同模糊的文本等著被理解、詮釋，…人可以不斷地重說他的故事來豐富自身的理解。當人去探問「我是誰」時，只能由生命的背景中去得到意義（figure out）…藉由回首敘說自己的故事，人才建構了自我的知識。

（余德慧，2003：206-207）

### 第一節 衝突之舞

#### 一、如影隨形的「衝突」

與紀教練的生命碰觸，為我的平凡人生、運動生涯帶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而那次衝突的爆發，更是激起我積極追求人生夢想的濫觴，很多時候，回想起過去，自己的心中就會無來由地泛起一股不知是幸還是不幸的「疑惑感」，尤其是經歷過許多自認為幸運的人生際遇後，自己內心對「衝突」的疑惑就越來越大，大到我開始對衝突的認知與價值意義產生顛覆過去的想法，甚至有時會因為自己現有的成就，去感激紀教練對我所作的種種，難道，我是因此才得以邁向成功之路的嗎？難道，是紀教練為我開啓那扇幸運之門的嗎？這樣的疑惑感一直在我心中繚繞著，很奇怪也很詭譎！

那樣的疑惑隨著光陰歲月的擺渡不停地擴大，但自己卻始終找不到可以作為

解答的彼岸，直到我開始接手球隊訓練工作，正式擔任師大桌球隊教練之後，我發現，過去與紀教練在訓練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衝突、矛盾與對立，似乎也如出一轍地在我與我的選手之間發生。

「師大是專業運動員的墳墓」，我知道這是一般人對師大校隊的刻板印象，可是想不到已經進入師大一年的學生，竟然還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與態度，自己一直以為從開始接手球隊管理事務及訓練事務後，最大的成就是讓學弟妹重拾信心、重拾熱情，讓學弟妹能相信自己 I can do it，但事實卻給了我一記重拳，這不是我所願見的。

（慶宏個人日誌，2006/10/25）

今天是我情緒崩潰的一天，學弟妹們對於訓練所抱持的心態實在是讓我太失望了，尤其是想要以藉口、謊言來為自己失當的行為推託，唉....！難道，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嗎？不是我不將心比心，但你們又能了解學長我的用心嗎？自己不停的為大家的行為找藉口來催眠自己，希望可以完全相信大家、信任大家，但這樣的事件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球場上上演，我真的對大家徹底失望了。

（慶宏個人日誌，2006/12/04）

思索、整理自己的記憶，正當自己對生命經歷的重複循環表現出驚嘆的同時，自己也對紀教練過去的選手生涯產生好奇，好奇這位樸實、憨直的傳奇球手，過去是否也曾經與教練發生過衝突？

當然有阿！那時候隊上負責管理我的助理教練，對訓練的質量要求很嚴，而且說話態度又很兇，還記得有一次就因為實在是太累了，再加上教練說話的口氣很差，自己就跟助理教練起爭執，那時候因為自己已經是全國冠軍，而且又是國家代表隊的成員，血氣方剛下就威脅教練說自己不打了，那件事情鬧的很大，事

後，還是靠總教練的協調以及與那位助理教練重新溝通，才讓整個事件落幕。

（訪談記錄—紀教練，2007/01/30）

原來，只要是與人際間的互動有關聯，就必定會包含一定成份的衝突在其中，尤其像選手與教練之間，這種需要強烈共識、相互依附的生命關係，更是躲不開也避不掉，對於技術認知上的衝突、彼此溝通時的衝突以及生活管理上的衝突，彷彿「衝突」就像是選手與教練彼此生命的一部分。看看自己的過去與現在，時空轉換，自己的身份立場也轉換，但衝突的戲碼卻始終在「教練」與「選手」兩位角色間不停地上演，不知道這到底算是一種宿命，還是一種詛咒，唯一可知的，是自己與教練、與選手所有衝突的記憶與畫面，將永遠停駐在我的腦海裡，如影隨形且揮之不去。

## 二、「衝突」從何而來？

過去的我看待衝突，只是很單純的將它視作一種彼此對立的行為，一種彼此衝撞卻又互不讓步的簡單行為，不用文字解釋、沒有背後意義，那種「衝突」就跟前世界重量級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刺拳一樣，又快、又準、又致命。然而，就在自己走過如此多的風風雨雨之後，我發現，運動場域裡衝突不單只是像重量級拳手出拳般的直接、簡單，很多時候，教練與選手之間最大的衝突，並不是來自於言語或是肢體上的衝突，更多時候這種衝突是跨越了「語言」與「身體」的界線，是在一種靜默無聲的情境中展開，那種衝突的爆發，比起彼此在言語上、肢體上的頂撞更加赤裸、更加血腥，那種感覺就像是另一種無預警的白色恐怖，至少，我的親身經驗就是這樣。

突如其來的狀況、突如其來的情緒，自己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但卻又為何如此震驚呢？小偉的行為是我所料想不到的，生氣、憤怒、不滿的情緒表達，是他給我的最直接回應，難道是我錯了嗎？難道選手的情緒，教練也必須

一併概括承受嗎？又再一次讓我看見學弟妹們的不成熟，看見了我原先所設想不到的部份，身處風暴的中心，找不到任何可以平復情緒的點，好累、好痛苦、好想放棄！

（慶宏個人日誌，2006/12/01）

還記得那次的事件，是起源於隊上一名十分受矚目的球員，因為受傷後，復原的效果不如預期，導致他心理情緒受到影響，他希望跟我請假調適。不過就我的立場來看，因為他受傷並不是因為過度訓練或是上課所造成的（跟同學打籃球）再加上受傷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所以我還是基於團隊的理由要求他留在隊上，並沒有准許他的請假，而他並沒有直接向我表達他的不滿，只是一再地懇求我讓他請假，而我也說出自己對他的期許與要求，希望他能夠樹立榜樣與模範，或許是因為雙方對於彼此觀點無法獲得認同，所以造成一定程度的誤解，而他就在隊上練習前的慣例集合時爆發了他的不滿情緒，不耐煩、不屑的表情統統出現了，一個教練最討厭的選手態度他幾乎全都用盡。我生氣了，我大聲斥責他並要求他馬上離開，他頭也不回地拿起背包走出門外，那天，我真的氣壞了，將近兩個半小時的練習時間我不發一語，整個球隊就在一個很詭譎、低迷的氣氛中度過練習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呢？小偉原本是最為倚重的一名選手，也是我最談得來的學弟之一，一直以為他會是最了解我處事態度以及為人的人，他的突發事件讓當時的我做了很多省思，反省是不是當時的自己堅持太多、控制太多？還是自己為選手設想的不夠周延，沒有設身處地的為他當時的心情著想？雖然，小偉事後在全隊的面前向我解釋、道歉，同時也為自己無理的舉動向全隊道歉，但是自己還是不停的思索著這樣的問題，希望為自己即將面臨潰堤的情緒找到一個可以釋放壓力的開口。

「我不是你，所以我無法變成你，而你也是一樣！」忘記是從哪一篇報章雜誌上的短文看到這一句話，這段話的出現，讓自己所思索的衝突課題找到了解釋

的方向，同時也找到了抒發自己積壓已久的情緒閘口。

對，我不是你，所以我無法變成你！每個人總是自以為是的認為自己所思、所想，一旁的「聽眾」都能體會並且贊同自己的想法，孰不知，你是你、我是我，個人的經歷、經驗、成長環境都是獨有且唯一無二的，在每一次的判斷思慮裡，總是會挾帶著諾大的個人前見於其中，為自己的背景、立場與歧見做出解釋與辯駁，就像是小偉與我，雖然成長環境相似、背景相似，平時又保持著十分親近的互動關係，但是問題事件發生的當下，對於事件處理的看法與態度還是會產生相當兩極化的意見，就是因為「我不是你，所以我無法變成你，而你也是一樣！」

無巧不巧，就在衝突發生的一個多月之後，為了論文內容而和紀教練所做的訪談中，提到了當初自己對於教練的不滿以及那份妒忌隊友的心情，希望可以藉由這次訪談的機會，將自己多年以來的疑問、不解以及過去那份深植內心的怨恨做一個了結，至少，也可以算是一種對自己心靈的告解。當時，紀教練第一時間的反應是稍稍停頓了一下，彷彿是被自己所投出如此敏感又尖銳的問題震撼到，然後隨著茶館所播放的音樂頻率，娓娓說出對於「問題」的看法。

我並不知道你當時的想法，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是剛開始學做一個全職的教練，也跟其他有多年經驗的球隊教練請教過如何帶選手，當時我的想法就是要先打好你們的基本功，讓你們的基本動作更加紮實。

其實，我並沒有放棄你，你想看看，當初我是如何的保護你、照顧你，帶你去大陸練球，讓你可以和許多好手練習比賽，只是你的成績實力真的不如小潘，所以在平時訓練與比賽中對小潘的關注當然也就多一點。

身為一個教練，不可能用同一種方法來帶每一個選手，大目標掛在那裡，而可以到達目標的方法卻有很多種，別人適合的不代表你適合，重要的是我一直在為你們的未來鋪路，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對你們父母的責任。

（訪談記錄—紀教練，2007/01/31）

紀教練的回答，給了我驗證自己想法的機會，也讓我多年的疑惑、不解找到解釋的方向，更重要地，我終於為自己那股積累多年的怨恨，找到了釋放的出口，因為「紀教練不是我」所以他無法感受我當時的不滿、怨忿；因為「我不是紀教練」所以我不能理解他當時的作法與心態，就是因為「我不是你，所以我無法變成你，而你也是一樣！」。

生命的片斷，充斥著許多出人意表的巧合，當人們無法為當中的因果做出明確又合理的解釋時，就會為事件掛上一塊題有「偶然」二字的牌匾，或許，這也可以算是 Polanyi (1958) 所陳述的默會知識當中的一種，一種蘊含在生命當中既模糊又美妙的「秩序」。兩起事件的碰撞，似乎是在暗示我、啟發我一些過去不曾思考過的問題，也許，生命故事情節的如此安排，是上天特別賜予我解讀疑惑的機會，一次畢生難求的機會，讓我可以走入故事，看見自己、看見生命，挖掘出衝突在我生命故事裡的意義。筆走至此，自己也不由得驚嘆「生命偶然」的奧妙，真的。

### 三、在「衝突」中學習

日有陰晴、月有圓缺，每一段生命故事的情節，都如同潮浪般起伏不定、高潮迭起，你永遠無法掌握下一秒可能出現的變化，不過你卻能控制自己面對變化的心情，哪怕是在最困頓的逆境當中，只要轉換自己的心境，依舊可以怡然自得、如魚得水，並且讓生命的價值在逆境中找到綻放的契機。

與教練的衝突，與選手的衝突，兩段歷程給予我一個不只與桌球有關的啟發，原來，人與人的衝突，教練與選手的衝突，皆是來自於一種對彼此行為、思想的「錯誤解讀」，一種近乎「自以為是」的錯誤，就像是紀教練與我，因為立場、身份以及所持有的價值觀不同，所以無法理解、認同彼此的行為與作法，人與人的互動也像是如此，因為人們在敘述意見與想法的過程裡，總是各據一方、各執一詞，企圖運用言語的力量迫使對方皈依在自己的信念之下。因此，也在有意無意中擴大了自己的合理性，使自己在無形之中迷失了原本應具備的理性與方

寸，爲什麼會這樣呢？我想最大的原因還是出在缺乏對於彼此的「同理心」。彼此的生命歷程不同，對於事物判斷的價值觀也會不同。要將心比心，要傾聽對方心靈深處的聲音，不要爲事件妄下定論，不要過分執著自己的想法，這也許是一個人盡皆知的道理，但卻也是一個難以用真實生命去成功實踐的道理，不過，也只有當彼此能夠適時放下各自堅守的「我見」彼此也才能在互助互信的條件下，打開前進的渡口，攜手航向成功的彼岸。

選手、教練，兩段生命歷程的連結，自己看了很多，也接觸很多，對於每一個畫面、每一個情節，種種感觸都點滴在心頭，所有一切不一定是最美好的回憶，但可以肯定的，所有的經歷都將會是我短暫人生中，最真實、最寶貴的「經驗知識」。或許是上天的特別眷顧，生命中的衝突，並沒有將我擊倒。反之，讓我能夠從中學習到很多，衝突的出現，讓我看見自己不能也不願見到的那一面，讓我在省察己身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錯誤、懦弱以及偏見，同時也讓我在人生的轉角上，確定自己應行的路徑，爲自己缺陷的人生，找到走向完美的方向。

## 第二節 衝動之舞

### 一、改變的「衝動」

如果說，沒有當時對教練不滿的情緒作爲我期望改變的強大動力，我想就不會有今日如此自傲的我，說「自傲」或許有點誇大其事，甚至有點目空一切的囂張。但是，我卻認爲這是最適合描述自己走過如此歷程的心境，那股期望改變、突破以及不服輸的「衝動」。

我不服，憑什麼不報我打比賽、不讓我下場，我比較差嗎？不會有下次了，林慶宏你要記住，不服氣的話，自己就要爭氣點。

（慶宏個人日誌，1998/03/15）

不能再輸了，我不要別人看輕自己，記住，不能再輸了。

（慶宏個人日誌，1998/10/07）

拉球手腕要記得向上用力，正、反手兩邊連續攻擊的穩定性還不是很好，要多注意，自己的打法是屬於相持實力型，一定要要求自己在練習時的命中率、穩定性，加油！

（慶宏個人日誌，1999/02/01）

從一本本頁面邊緣已經微微泛黃的日記裡看到了過去抑鬱的情緒，那時的低潮，讓我看盡了運動場的殘酷與現實，但是可悲的是我無力去反駁自己的無能，一切的不滿只能從如同自我對話的文字中獲得宣洩，不過這也是讓我囤積日後決心改變的重要力量，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對話，讓我堅定自己欲求突破的決心，擺脫過去那個自憐自艾、不願面對現實的自己，一切以最嚴苛的態度來看待訓練、勝負以及桌球。還記得，那時候寫下很多世界冠軍的座右銘來作為督促自己、鼓勵自己的小語：「人生總有幾次搏，此時不搏待何時。」、要有超人的收穫，就要有超人的付出。」、有信心不一定會贏，但沒有信心就一定會輸。」等等，現在看到過去所寫下的字句，除了有時會暗自訕笑當時遣詞用字的呆板，更多時候，還是打從心底地佩服自己誓言改變的毅力與勇氣，那股直衝向前、絕不回頭的傻勁。

拉回現在，雖然自己已經少了過去那份年少輕狂、狂放不羈的激情，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沉穩、內斂的自信以及創造卓越的熱情，一個比過去更加堅強、更加難以擊倒的「我」對於生活中所面對的一切事物，都會有渴望征服的衝動，我不否認，這股「改變的力量」，是經歷球場上的磨練以及過去經驗的承接後，所造就出如此直接、俐落、毫不扭捏的衝動。

## 二、敘說的「衝動」



好像又把敘述的內容拉回到研究動機與背景，會不會太多此一舉，我不知道，不過，在這裡我所要陳述的是結束訪談、結束敘說彼此之後，自己此時此刻的心境，關於說出、寫出自己經驗故事的心境。

我們任何時刻的感覺都被過去的經歷所滲透，我們的眼睛一直沾滿過去的經歷，但是，經歷的返回並不是原樣搬回來，而是以我現在的情況重新被看到。最經常有的現象是，在事情發生的當兒我們從未曾發現的意義，總是在後來別的事情發生之後才明白。換句話說，經歷過的事情並不一定把意義呈現，反而是在後來才知道的。

（余德慧，2003：5）

好多、好多想法，是在敘說自己故事的過程中，才在自己原本靜默的思緒裡發酵，很多過去不曾想，或是不會如此想的事，一股腦地從我的大腦中湧動而出，或許，就跟余德慧所說的一樣：「經歷過的事情並不一定把意義呈現，反而是在後來才知道的。」從舊思維裡所創變出來的新想法，是受到時間、環境、以及真實生命的層層考驗後，才在敘說之後獲得證明。可是，為什麼人會有敘說自己故事的衝動呢？當中的緣由，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不過，我相信絕對不會像我只是為了完成論文這麼功利，也不會像是紀教練「被迫說故事」這麼簡單，也許，「說故事」真的可以算是人類的天性，一種傳承經驗、知識並且從中獲得自省機會的天性，雖然有時會在故事中挾帶著一點點虛假與誇大。不過，敘說中所覆蓋著人們對生命最原初的熱情與感動，卻是無法閃避也無法隱藏，那是一股每個人都希望在故事裡形塑、構築出完美自我的「敘說衝動」。

### 三、逃避的「衝動」

當生命遭受外在困境的無情壓迫時，就會帶起一股來自身體內在的強大意志，引燃生命渴望「改變」命運的衝動；當這種「衝動」穿越了時間、穿越了空

間，在生命的畫布上留下斑斑墨跡，這段用血淚、汗水所繪製而成的生命圖像，更會觸發人們「敘說」故事的衝動。

穿越改變、經歷敘說，回想起自己過往的生命歷程，似乎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一些很重要但又無法說出具體形象的東西，那樣東西給我的感覺是很零散、很瑣碎的，彷彿完全不會在我的生命中發出聲音過，但是想要擺脫卻又擺脫不了，這樣虛浮的感覺一直伴隨著我、緊跟著我。原來，它總是隆重登台、草草收場，爆炸性的出場總是讓我難以忘記它留給我的震撼，而草率敷衍的收場卻又模糊了那股震撼所帶來的感覺，它就是「逃避的衝動」。

一起突發的衝突事件，敲醒了自己原本天真浪漫的以為，原來，即使是全心全意的犧牲與付出，也無法將自己的意念完全傳達到每一個人的心中，這樣的挫敗、這樣的無奈，讓我在接掌師大桌球隊工作一年多之後終於爆發開來。

累了，不想再繼續下去了！，經歷了一年又 149 天，那股熱情已找不到方向與目標，第一次有不想再"玩"的念頭。當努力不被看見、當犧牲被視作理所當然之時，我應該好好思索自己的下一步！動機？熱情？夢想？或許妳們說的對，雖然"只是"說出來而已，但在我心裡卻是莫大的打擊，妳們能了解嗎？4800 元換來一身的壓力以及不被理解的挫敗感，我真的好累... 不想再走了。

（慶宏網路日誌，2006/10/31）

過度的期盼與寄望，讓自己深刻地體會到「寄望越高失望越大」的話中道理，當期盼不被理解，當寄望被錯誤解讀，來自於同一陣線戰友的直接傷害，其痛苦程度是必須加倍估算的，無法承受的痛苦讓我興起了逃避、放棄的念頭，不是因為害怕所以拒絕接受挑戰，而是滿滿的恨意與憤怒佔據了我的心頭，但卻又找不到釋放的出口，這樣的情況讓我開始討厭自己所做的工作，開始想要逃避自己過去最熱愛的運動，當時的我恨不得將眼前的訓練工作當作是打高爾夫球般，用鈦合金製的一號木桿把它打得遠遠的，只不過目標不是果嶺而是天邊，而且離我越遠越好。

陰影在心中越來越大！難道真的是寄望越多失望就越大嗎？越是在人前裝做無所謂，背後自己的心情就越是低落，那股低壓讓我快要無法呼吸！不希望因為自己而影響大家的心情，努力扮演好不知道可以撐到何時的角色。有時在想，乾脆就自私到底吧！不理、不想、不問，但是，我真的可以做到嗎？

（慶宏網路日誌，2006/11/02）

痛苦越深、想法越多，在不斷地回想、思考、自我對話的拉扯過程中，我開始試著調整自己的心態，開始試著找尋避免痛苦的方法，透過反省與反思，我學會說服自己，讓自己可以在自我對話的過程裡發現自己應該前進的方向以及繼續前進的理由，也許，也正是因為曾經有過想要「逃避」的念頭，所以才讓我能夠在如此極端的視域裡看見不一樣的天空。

「逃避」總是蟄伏在我們心緒的最底層角落裡，等待心靈的空隙、等待浮顯的時機，一抓到機會就直接佔據我們的思緒，侵蝕著我們的意志力，直到我們選擇放棄掙扎、放棄前進。紀教練的對待、競賽成績的壓力、與球員間的衝突互動，都曾經帶起我想要「逃避」的衝動，不去說，並不是不敢說，而是在短暫的時光歲月裡，有太多、太多「逃避」的念頭在我的意識中不停閃爍，也因為有太多的「逃避」出現，而逐漸模糊我的焦點視野，讓我學會習慣它的存在，習慣在它存在的世界裡持續成長。

或許，懷有逃避的衝動，並不是懦弱無能的行為，因為它是一個永遠避不掉的生命歷程，藉由反思「逃避的衝動」的過程，我們可以透過心靈之瞳看見通往成功的窗口，並為那即將枯竭的心靈注入新的養分與能量，讓「逃避的衝動」不再是禁錮生命的沉重枷鎖，而化作為推進生命前進的根本力量。

### 第三節 衝擊之舞

#### 一、現實與記憶的「衝擊」

敘說自己的故事，看似簡單卻又相當困難，光是要挖掘出已經塵封已久的記憶，並且在混亂之中找出它應有的秩序，然後再用簡單卻不通俗的語言文字，來傳達記憶的內容與意義，這些工作就已經費盡我研究生活的大半心思，每天、每天不停地去想、去找、去寫，為的是要想出過去生命片段的所接收過的影像、聲音，找出紀錄過去「男孩心思」的文字、符號，以及寫出一篇不求發人省思、但求真實深刻、有條有序的生命故事。

很湊巧，當自己還在回想記憶、書寫故事的過程中，自己還在不斷前進的運動生命也遭遇到很多波折，包括遭受大環境的推擠與壓迫（課業、事業與桌球）遭受他人的衝撞而產生灰心與失落感（與學弟妹的互動以及學長的誤解）、以及自身心靈的拉扯（疲勞、無助、沒有成就感）所遇到的一切都對我書寫的過程造成很大的波動，並且直接「衝擊」到我的記憶裡，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況，或許也可以算是我先前所說的「生命的秩序」以及「上天的啓示」等，不過，這些意外事件，確實讓我原本靜默平躺在腦海中的記憶，受到無比的震盪與撼動，讓我對所寫下的生命故事有種格外的感觸。

原來，當記憶不小心與真實生命接軌時，就會產生一股由內而外如同「衝擊」般的強大力量，這股力量會讓記憶不再只是生命故事的原始藍本，它可以將記憶轉化成資訊、讓故事昇華成知識，讓人們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衝擊裡，重新認識自己、看見自己，讓生命的價值能在過去經驗的證明下得以不斷重生，也讓我能夠寫出自己生命故事的迷人味道。

#### 二、訪談的「衝擊」

與紀教練所做的訪談過程裡，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紀教練所敘述的輝煌戰史，也不是因為過於投入而破天荒地連續 6 小時不間斷的對談，而是當自己

必須對紀教練說出自身的感受，說出過去那段對於教練、隊友極度怨忿、不滿的情緒，內心所承擔的壓力，以及當紀教練在針對我提出對於過去「教練不公」而產生的不諒解在做解釋時，對紀教練解釋敘說的內容，自己內心思緒中所面臨的情感拉扯，兩項不同的難題，卻帶給我同樣難為的「衝擊」，一股來自訪談與內心交戰的衝擊。

還記得，那次訪談已經是研究訪談的最後階段，也是整個訪談的探究核心，過程中，我必須先向紀教練說出自己過去那段「我與教練」互動的心路歷程，然後，再由紀教練對我所敘述的內容做出應答，根據彼此對於事件所做的省思與應答，從中剖析、釐清衝突產生的關鍵所在，此外，也期望能藉由如此零距離、零防備的互動對談，探討出那段事件經歷對彼此後續生命的影響。不過，當時的我錯估了自己的能力，錯估了人類情感的軟弱，直到我踏出實踐的那一步，才驚覺計畫中的一切，都只是自己過分理想化的美好與順遂，真正的難題是在我決定向紀教練「坦承」後開始。

要如何向紀教練坦白呢？在訪談開始前自己就不斷地思索這個問題，其實我並不害怕面對過去、面對自己，那到底是什麼讓我如此恐懼、怯懦呢？最大的原因就是紀教練，說明白一點，我最大的恐懼，是害怕因為自己的坦承，而破壞了我與紀教練建立多年的關係，那份早已超越師徒的情誼。複雜的壓力與恐懼，不斷地衝擊我的思緒，讓我在訪談開始的時候陷入了一陣不小的混亂，幸好，紀教練的「真誠」消除了我心中的芥蒂。他跟我說：「阿宏，沒關係你說！我也很想聽聽你的想法。」這句話，不只讓我放下了心中那塊大石頭，也激勵我邁出最艱難的一步……我終於說了。

教練，你知道過去的我，本來就是一個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打球沒有天賦的小孩，因為缺乏信心與天賦，所以我知道教練在練習的時候，會給小潘比較多的照顧、比較多的期待，其實，當時的一切自己都看在眼裡，那種感覺就好像看到別人小孩有糖吃，自己卻連一顆也要不到一樣，不過因為當時自己的年紀太小、

實力又差，再加上對你又十分崇拜，所以也就默默的認為這樣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我還是很想獲得你的認同，所以一直努力練球，希望能夠表現給大家看，告訴大家：「我是可以打球的。」直到你對我說我打球沒有希望，要我選擇讀書這條路的時候，我就在也無法忍耐被忽略的心情，所有對過去的不滿都在那個時候爆發開來，從那次之後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闖出頭，並且不會再相信任何教練，而這樣的感覺與想法一直持續到現在，就算我選上國手、高中畢業、大學畢業，自己還是無法走出那段過去。

（訪談記錄—慶宏，2007/01/31）

卸下心防、鼓起勇氣，慢慢地道出那份埋藏已久的感受之後，我發現，嘴裡直說沒關係的紀教練還是被我的「坦承」嚇了一跳。不過，還是很慶幸自己能夠順利跨越了第一項難題。然而，就在自己經歷了第一道衝擊、第一項難題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整段訪談最後的部份，紀教練最直接、真實的回應，也是我最期盼但又怕因此受到傷害的回應。

紀教練的回應，就像是一般正常人會有的反應一樣，字裡行間盡是在為自己的行為解釋、為自己的行為辯白。然而，無法預料的是自己竟然被紀教練的說法完全地說服、完全地「皈依」。當時的自己，在聽完紀教練的回答之後，心中所浮現的感覺，盡是對自己行為的愧疚以及對紀教練的歉意，彷彿所有的問題、衝突、怨忿都是因為自己本身對事件的誤解才會造成的。但是，我深信紀教練的解釋是發自真心，而自己多年來的感受也確實是千真萬確的。不過，無法理解的是事情的演變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是我的感覺是錯誤的嗎？「說服」與「反抗」就在我的心中不斷地拉扯。

原來，兩種感受都是真實的，生命本來就沒有絕對，孰是孰非的問題永遠沒有肯定的答案，敘說故事的目的就是為了在敘說者與聽敘者情感交盪、思緒衝撞之際，找尋出最「貼近真實」、貼近生命」的答案，與其思索「對」或「錯」的問題，不如就讓「說服」與「反抗」繼續做思想上的拉扯，這樣或許能夠在省思自身的過程中能夠更加自在地遊走兩端，同時也能更輕易地看見生命的透明。

如果說，當記憶與真實生命接軌時，會產生一股由內而外如同「衝擊」般的力量。那麼，當他人思想與自身的思想產生斷裂或交疊時，同樣也會產生一股強大的「衝擊」力量，一股可以讓人思緒更加清晰自在、多變狂放的心靈力量。

### 三、在「衝擊」之後

生命故事帶給我的衝擊是從未間斷的，不只是故事發生的當下，在每一次回憶、每一次敘說之後，那份潛藏身體裡的記憶又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故事喚醒，不斷地提醒著自己、衝擊著自己。然而，故事的「衝擊」絕不會是以原本的面貌出現，每一次的登台亮相都會帶給生命不同於以往的全新體會，就如同自己敘說完自身的故事以及與紀教練互動的故事之後，過去那份交雜著苦悶、恐懼與不安的心情雖然又再次牽動我的情緒，不過，在生活中積累的生命經驗，讓我得以用不同的視野去重新看待、詮釋「生命故事」的寓意，並且不讓「衝擊」的價值在回憶、敘說的過程裡，被過去負面的情緒吞噬、埋沒，展現出「衝擊的顯現」就是代表「生命真實存在」的真正意涵。

走過生命、走過衝擊，感覺衝擊過後所餘留下來的印記，彷彿只是存留在枝梢末端的枯葉，隨時都會被時間之風帶走，且絲毫看不見吹落的痕跡。但是，生命所感受到的衝擊何止千萬，重要的是能把握住每片衝擊之葉飄落的蹤跡，讓枯落的葉片能夠落在跟前，慢慢轉化為肥沃的土壤，滋養大地、孕育生命，讓所有生命都能在每一次的衝擊中獲得成長、茁壯的機會，讓所有生命都能在每一次的衝擊中看見自己、認識自己。